

甯古塔記  
吉林外記(二)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甯古塔記略



3 0646 4814 4

吳振臣著

本館據漸西村舍  
叢刊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083  
112  
3178

長白西清黑  
謂江外紀曰  
甯古塔吉林  
屬城俗呼甯  
古臺楊賓卿  
邊紀略曰甯  
古塔城舊在  
覺羅城北五  
十二里康熙  
五年移於覺  
羅城西南八  
里今梅勒章  
京所居者新  
城也新城建  
舊城廢人呼  
爲舊街上  
甯古塔四面  
皆山虎兒哈  
河繞其前公  
衙門及梅勒  
章京居在木

## 甯古塔記略

清 吳江吳振



我父漢槎公遭丁酉科場冤獄遣戍甯古塔以順治戊戌八月出塞我必欲出塞省視而以舅姑在堂兩女稚弱不敢顯言我大父燕勤公微知之以我父孤羈天末既無贖罪之資而又子身無可倚恃我母既毅然肯行哀而壯之遂爲料理出塞計以大姊許字吳郡俊三楊公長子岵瞻二姊就崑山李氏姨撫育庚子冬自吳江起行遣家人吳御及沈華夫妻同送我母至甯古塔辛丑二月初五日到戍所甲辰十月十四日寅時生子命名曰振臣以大父庚辰甲科而余甲辰生也小字蘇還取往還故里之意且以蘇屬國相況字曰南榮康熙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生三妹甲寅十月二十四日生四妹甯古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言甯古塔猶華言六個也有木城兩重係國朝初年新遷去舊城六十餘里內城周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因有將軍

城內。

甯古塔記略

二

衙署故不設門。內城中惟容將軍護從及守門兵丁。餘悉居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漢人各居東西兩門之外。予家在東門外。有茅屋數椽。庭院寬曠。周圍皆木牆。沿街留一柴門。近窗牖處俱栽花木。餘地種瓜菜。家家如此。因無買處。必須自種。後因吳三桂造逆。調兵一空。令漢人俱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門內。內有東西大街。人於此開店貿易。從此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華夏風景。

予父惟館穀爲業。負笈者數人。諸同患難子弟。爲陳昭令、葉長民、孫毓宗、毓章、許丙午、沐中貞、田景園及呂氏昆季。予二歲時。副都統因大將軍病發。令箭遣予父及錢德惟年伯立刻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登車。山草盡爲雪掩。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牛料人糧重有百斤。人口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又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沈華及吳御始免步行之苦。至第三日。將軍復命飛騎追回。倘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黑斤卽赫哲部。有羅髮黑斤。有不羅髮。

予五歲始就塾讀毛詩。時遼東國人造反。又名老羌。到烏龍江。黑斤諸處搶貂皮。鋒甚銳。其國在大洋東。相去萬里。所產多羅絨。漆器最精。人皆深眼高鼻。綠睛紅髮。其猛如虎。善放鳥鎗。有

黑斤。

撥什庫。領催也。黑龍江外紀云。例以識字者充補。

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敵營之遠近。雖數里外。必到敵營始裂。遇者必死。滿洲人皆畏之。將軍上疏求救。卽奉部檄。流入除旗下。及年逾六旬者。一概當役。選二百名服水性者。爲水軍。習水戰。又立三十二官莊。屯積糧草。令一到。將軍卽遣人請紳袍到署。面諭云。養汝輩幾年。念汝輩俱有前程。差徭不以相累。今邊警出意外。上命急公。現有水營莊頭壯丁三件事。隨汝意自任一件。三日後具覆。是卽我法中之情。時聞令諸公。皆相向流涕。將軍亦爲淒然。將軍又云。惟認工可代。于是各認工。命父認太常寺衙門。此二月初三日事也。山陰祁奕喜。李兼汝。楊友聲。宜興陳衛玉。蘇州楊駿聲。同年伍謀公。皆當水手。以二月十一日往烏喇。二三年後。予家無力認工。邏軍國亦講和。復得部文。俱以紳袍例。優免往烏喇戍。亦得回甯古。惟官莊之苦。至今仍舊。每一莊共十人。一人爲莊頭。九人爲莊丁。非種田卽隨打圍燒炭。每人名下責糧十二石。草三百束。豬肉一百斤。炭一百斤。石灰三百斤。蘆一百束。凡家中所有。悉爲官物。衙門有公費。皆取辦官莊。余窗友陳昭令者。父鍾愛之。因在官莊。萬無出身之日。我父言于將軍。稱其精通滿漢文理。將軍卽用爲官莊撥什庫。總三十二莊。後復兼管筆帖式事。辦事勤能。不數年。遂得實授八品筆帖式。後將軍調艾渾。隨行。又數年。陞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丞。蓋流人無選內地之事。部憑忽到。同流者皆以畫錦相賀。昭令喜極轉生憂懼。

乃赴部問明。時熊賜履爲冢宰。以爲八品筆帖式。不宜選縣丞。當得彼處驛站章京。卽留憑不發。于是昭令叩頭固請。終不可得。大概久沈淵底。無升天之望。其可悲悼如此。予七歲。鎮守巴將軍聘吾父爲書記。兼課其二子。長名額生。次名尹生。余及固山烏打哈隨學。巴公長子。晝則讀書。晚則騎射。各攜自製小箭一十二枝。每人各出二枝。如聚五人。共箭十枝。豎于一簇。遠三十步。依次而射。射中者得箭。每以此爲戲。

予曾於六月中簷下遶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四頃刻。卽連。又斷四五。復卽如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後有識者云。此卽續弦膏。弓弦斷處。以此膏續之。膠固異常。雖用之積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乃無價寶也。甚爲惜之。

予十四歲。我父爲聘葉氏諱之馨字明德之女。葉公祖籍四川重慶府之巴縣。甲午解元。任雲南大理府理刑。與吳三桂忤。流竄甯古。在徙所爲鎮府推重。婦兄名愷。字長民。癸亥奉赦。長民送兩大人骸骨歸蜀。復入籍奉天。有子四。長名珍文。丙子北闈。次名珩文。太學生。三名璽文。奉天府學生。四名濬文。此係患難親戚。兒輩不可忘也。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大雪。九月中河菰凍。十月

北齊人譙徐陵帶熱來同此善譔  
北方無楓此未確

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卽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尙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數千仞。名雞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徧開。至秋深。楓葉萬樹。紅映滿江。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鰻。滿名發祿。滿洲人喜食之。夏間最多。予少時喜釣。每于晡夕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而歸。又有一種生于江邊淺水處。石子下者。上半身似蟹。下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馬。今上祭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鱖魚。他如青魚。鯉魚。鰻魚。鯽魚。其最多者也。有僧名靜今者。亦江左人。因事戍此。建一觀音閣于崖下。夏秋時遷客騷人多遊焉。冬則河水盡凍。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如井。以火照之。魚輒聚其下。以鐵叉叉之。必得大魚。

上常于冬至前後遣人取魚。亦以此法。因甯古魚之肥美。實異於他處耳。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岡。卽甯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尙存。殿前有大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

可辨識。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東欹。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林名覺羅，卽我朝發祥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俱平原曠野。榛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始開，香聞數里。予家采爲玫瑰糖。土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目克，形似小楊梅而無核，味絕佳。草本紅藤，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栗，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栗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木本小樹。而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做色味俱精。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查大而紅，亦爲糕。予家常食榛子腐松子糕，不覺其珍也。產人參爾時多賤，竟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于深山草叢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爲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曬于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參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卽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予父初到甯古時，以參半斤煎服，反瀉半日，不可解曉也。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雞腿麻菇、木耳、真經菜、蕨菜，極多而肥。

呼兒喀，即虎兒哈部，非牙哈，即費雅喀，烏稽，即窩集，老林也。

東山名商陽哈答，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于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極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五六百里爲呼兒喀，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非牙哈，總名烏稽韃子，又名魚皮韃子，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緜裹尸下棺，以木架插于野，置棺于架上，俟棺木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驪，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柞，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過于鐵，土人用以礪刃，名爲昂威赫，即古肅慎氏所貢楛矢石柞是也，予父攜歸，示諸親友，王阮亭載之池北偶談中，水中產五色石如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甯古南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襪，挺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餘聽彼貨易，所賜之扇不知用，漢人以零星物件易之，其人最喜大紅盤金蟒袍，又各色錦片絁緞，其所衣魚皮極輭，熟可染，喜五色糯米珠并銅錢，響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曰安答，黑斤人留髮梳髻，耳垂大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第一，富者多以鵬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帳，狐貉爲被褥，非牙哈

黑龍江外紀  
云滿洲有佛  
伊微之分國  
語舊曰佛新  
曰伊微轉而  
爲伊齊一氣  
其初多吉林  
產也

亦留髮。男婦不著褲。耳垂大環。鼻穿小環。所產貂皮略次。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繫。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呼兒喀則剃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鼠爲次。惟黃狐。黃鼠。魚肉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愚而有信義。有與店家賒綢緞蟒服者。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樣。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還清。有他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又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又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殺虎。今上愛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減等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者數年。令從呼兒喀遷至甯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今名衣扯滿洲者。卽此也。滿洲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滿書譯爲衣扯。曰義氣者。漢音之訛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嘗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學禮儀。一體上衙門。次日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叉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叉袋蟄地而坐。雖衣大紅蟒袍。其叉袋仍負於背。不稍去。以便於買物也。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親臉。唧唧有聲。以此作別。近于都中見之。大非昔比。禮貌言談。亦幾與滿漢無異矣。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密。城內人家俱于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富里。又六十里。卽舊城。臨河。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

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索兒河溪。噶什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崑昏黑無光矣。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威呼。凡各村莊。滿洲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所謂馬有青藜客有粟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濟頒。卽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子。丫頭曰叉而漢朱子。好曰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烟立者夫。吃酒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口。墨曰百黑。紙曰花傷。硯曰硯洼。金曰

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繁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喏。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啞蜜。來曰朱。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卽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蜜。賣曰溫嗟蜜。兩曰央。錢曰卽喀。一曰曷朮。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黑。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流人間有逃歸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諱云自返。亦不之罪。大率信義爲重。路不拾遺。頗有古風。今則不能矣。最善于描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能描至數十里。但一經雨便失之矣。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輒。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甯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也。所產之物。俱異于他處。香瓜極香甜。夏日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流客。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米。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農隙俱入山采樵。以牛車載歸。足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因冰滑。故用扒犁。似車而無輪。仍駕牛。在冰地上行。速而且穩。暇則采松子。并取火絨。絨生於木瘿中。取之可盈掬。微黃色。可以引火。其臭頗香。或開竈燒炭。或伐大樹作器用。

柳邊記略云。  
甯古三樣寶。  
人參。貂皮。烏臘草。

黑龍江外紀  
云白土和而  
漫壁稱細泥  
惟齊齊哈爾  
有之

無瓦器。其盞碟盆盎澡盆之屬。俱以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似吾鄉之紫蘇子也。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渣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采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其蜜無數。漢人教以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遇喜慶事。漢人自爲蠟燭。滿洲人亦效之。然無賣者。大小人家做黃醬湯。每飲用調羹不用箸。調羹曰差非。又曰匙子。吃碗菜乃用箸。箸曰叉不哈。碗曰麼樂。出門者腰帶必繫小刀。匙子袋。火鏈袋。手帕等物。小刀曰呼什。火鏈曰鴉他庫。袋曰法拖。手帕曰封枯。

鹽取給於高麗之會甯府。離此七百里。衣冠皆古制。以江爲界。甯古界雲樹參天。高麗界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於十月。奉命到彼置鹽。并貨易牛馬紙筆扇鐵稻米等項。稻米至甯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宴客用之。甯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高麗接壤。頗近海。今亦設官府。此處出海參爲第一等。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用草蓋。草名蓋房草。極長細。有白泥。泥牆極滑可觀。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人。視之如霜。屋內南西北接繞三炕。炕上用蘆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卽出外

亦然。櫥箱被擲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門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來，易於撞進。靠東壁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卽爲內房矣。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來俱坐南炕，內眷不避，無作揖打恭之禮。相見惟執手，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其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婦女以右手撫其額，點頭爲拜。如跪而以手撫額，點頭爲行大禮。婦女輩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矣。滿洲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上於太廟中用男莽式禮。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上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卽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釀米兒酒，如吾鄉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幾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豬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周

圍繫長鐵鈴百數，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鏗鏘然，口誦滿語，腰搖鈴響，以鼓接應。旁更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挂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暮，日跳三次。凡滿漢相識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羅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卽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

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大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

遇婚喪喜慶等事，無絨帖，無鼓樂，無男女賓相。訂婚時，父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名曰下茶，俱用高桌。如吾鄉之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如箱匣鏡臺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公姑，無交拜禮。如漢人請親戚扶新人行禮。滿洲人家喜筵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內墊薄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念嘎嗒嗒也。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俱集，名曰守夜，終

夜不睡。喪家盛設相待。俟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之類。仍用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只一年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二季。將軍令兵丁於各門城上。晨夕兩時吹笛。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來年草木更盛。又每歲端午後。派八旗撥什庫一人。率領兵丁幾名。將合甯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中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

四季常出獵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雞圍。仲冬打大圍。按八旗排陣而行。成圍時無令不得擅射。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者虎豹豬熊獾狐鹿兔野雞鵬羽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雞最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雞頗有名。然迥不及矣。每一獵車載馬駝。不知其數。鷹第一等名海東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蘆花鷹。俱極貴重。進上之物。餘則黃鷹兔虎鶴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鵬極大而多。但用其翎毛爲箭。

每於三年後。將軍出示。無論滿漢。其未成丁者。俱到衙門比試。名曰比棍。以木二根。高如古尺五尺。上橫短木。立於將軍前。照冊點名。於木棍下走過。適如棍長者。卽註冊。披甲派差食。

糧如不願者。每歲出銀六兩。名曰當幫。辛酉三月。予於此棍已合式。將派差矣。予父言於將軍乃止。

是歲烏喇將軍忽遣人邀予父。將以爲書記。兼管筆帖式及驛站事務。訂於九月中合家遷往烏喇。頗以爲喜。會七月內還鄉。詔下。乃不果。八月十八日爲予娶婦葉氏。氏賢而孝。兩大人甚愛之。遂理歸裝。飲餞無虛日。皆相持哭失聲。不忍別。至九月二十日起行。將軍遣撥什庫一人。兵八名護送。又發勘合。撥驛車二兩。驛馬二匹。及飲食等項。按驛供給更換。親戚之內眷送至一朗岡而別。親友及門俱送至沙嶺。聚談徹夜。至曉分手。我父哭不止。策馬復追二十餘里。再聚片時而回。患難交情。如此之深也。次日經過石頭甸子。石質相連不斷。闊三十里。東西長三百餘里。其底嵌空玲瓏。車馬行動有聲。冰泮時下有流澌潺湲。亦一奇也。第二站名鱉而漢鱉臘。第三日進大烏稽。古名黑松林。樹木參天。槎桲突兀。皆數千年之物。縣縣延延。橫亘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中穿過。且六十里。初入烏稽。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明。凡進烏稽者。各解小物懸於樹上。以贈神。予父帶有同年鎮江張升季年伯骸骨。并其女還姐歸鄉。車馬至此不前。輾之亦不行。予父覺有異。乃下馬向空再拜默禱。卽行動如初。無不驚異。因念古人建立壇壝。必植松柏以

爲神所憑依。今可識其非虛渺矣。其中多峻嶺巉巖。石徑高低難行。其上鳥聲唧唧不絕。鼯  
 鼯狸鼠之類。旋繞左右。略不畏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颼颼不可名狀。予父同內  
 眷由正路而行。予則同護送諸人由側路打獵。所獲頗多。是夕宿於嶺下。帳房臨澗。澗水淙  
 淙然。音韻極幽闐。兵丁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放地上。卽如圈篷船。儘可坐臥。拾枯枝炊  
 飯。并日間所得獐鹿。燒割而啖。其餘火至曉不絕。迨夜半。怪聲忽起如山崩地裂。乃千年枯  
 樹忽焉摧折也。至今思之。猶覺心悸。第四站名昂邦多紅。第五站名拉發。穿過小烏稽經過  
 三十里。情景亦相似。第六站名厄黑木。第七站名泥濕哈。十里渡松花江。源亦發自長白山。  
 通黑龍江。墨爾根。愛琿等處。總歸於混同江。烏喇有船廠。造大船往來諸處。故又名船廠。有  
 將軍鎮守。本宿古塔將軍調此。卽前與余父有書記之約者。留數日。更換勘合。如前護送。烏  
 喇第一站名蘇通。第二站名衣而門。第三站名雙羊河。第四站名一巴旦。第五站名大孤山。  
 第六站名黑而素。第七站名野黑。第八站名棉花街。四十里至烏遠堡。卽柳條邊。柳條邊垂  
 楊數百里。係前朝所種。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盤詰往來。亦要害地也。又十五里至開  
 原縣。又五十五里至高麗站。又十五里至鐵嶺縣。又六十里至驛路站。又七十里至奉天府。  
 時奉天將軍。卽丁酉刑部江南司問官。當時極憐我父子之才。聞我父將至。遣人至柳條邊

迎候。至奉天遂留半月餘。亦更換勘合。照前護送。奉天府第一站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澡流河。四十里至白旗堡站。七十里至二道井子。五十里至小河山站。爲廣甯縣。十五里至廣甯站。三十里至開陽驛。四十里至石山站。三十里至大凌河。四十里至錦州府。六十里至高橋站。六十里至甯遠州。六十里至東關站。六十里至涼水河站。八十里至山海關。山海關卽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四十里。北面大山多極其高峻。城則隨山高下而築。關門向東。大路有一嶺。出關者稱爲悽惶嶺。入關者稱爲歡喜嶺。嶺下有孟姜女廟。是夕宿於嶺下。兩大人各述當日出關景況。今得到此。真爲歡喜。明日進關。氣象迥別。又七日。至京師。與親友相聚。執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凡甯古山川土地。俱極肥饒。故物產之美。鮮食之外。雖山蔬野蕨。無不佳者。皆無所屬。任人自取。其紳士在彼者。俱照中國一例優免。與尙陽堡流徙者不同。蓋世祖皇帝念甯古苦寒。特開此恩例。凡流人至者。或生理耕種。各就本人所長。而我父惟知讀書。別無所曉。幸同社諸公。皆至大位。時時寄與周濟。乃不窘乏。甯古去京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丈餘。其寒令人不能受。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略一轉側。人馬俱陷。所以無商賈往來。往來者惟滿洲而已。音信難

得歲僅一至。真所謂家書抵萬金也。後來哈湯之上。俱橫鋪樹木。年年修理。往來者始多。大馮三兄壬子拔貢。在京考選教習。得此人。南北音信。乃不阻絕。賜還之事。固同社諸公如朱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徐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衛。不忘故舊之德。而其中足跡吾敝。以成茲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

嗚呼。余家方全盛時。大父燕勤公。以都憲挂冠。爲一時名臣。余父暨伯父宏人。公開夏公。以詩文鳴江左。先達稱爲延陵三鳳。叔父顯令公。繼起同社。又比之皇甫四君。丁酉秋。我父獲雋。人方以爲得人慶。詎知變起蕭牆。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迫遠戍窮荒。幾謂冤沈海底。斷難昭雪。乃皇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冷辟易。疾疢不作。所遇將軍固山。無不憐才。待以殊禮。窮邊子弟。負耒傳經。據鞍弦誦。彬彬乎冰山雪窖之鄉。翻成說禮敦詩之國矣。洎乎長白賦入。天心嗟歎。溫詔下頒。流人復歸本土。玉門之關。旣入。才子之名大振。手加額者盈路。親緒論者滿車。一時足稱盛事。而余父益自韜晦。虛懷待人。孰意文人薄命。溘焉捐館。備歷艱辛。而終未克食一日之報。彼蒼者天。豈豐其名者必吝其福耶。嗚呼哀哉。余生長邊陲。入關之歲。已爲成人。其中風土人情。山川名勝。悉皆諳習。頗能記憶。今年近六旬。鬚髮漸白。回思患難時。不啻隔世。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祖父之閱歷艱危。

圖魁卽卜魁  
齊齊哈爾城

愛肇開沙紀  
略作艾渾

如此長夏無事。筆之於紙。以爲甯古塔紀略。時康熙六十年辛丑歲七月也。

康熙三十年前。沿松花江而下三千里。俱設城郭。直至烏龍江而止。烏喇七百里至孤兒卻。又名新城。有梅勒章京駐扎。徧地皆沙。與蒙古接壤。最多牛馬羊駱駝。又二百六十里至墨爾根。木城沙地。都統鎮守。又一千里至圖魁。木城沙地。都統鎮守。離城東北五十里有水蕩。周圍三十里。於康熙五十九年六七月間。忽煙火冲天。其聲如雷。晝夜不絕。聲聞五六十里。其飛出者皆黑石硫黃之類。經年不斷。竟成一山。兼有城郭。熱氣逼人。三十餘里。只可登遠山而望。今熱氣漸衰。然隔數里人仍不能近。天使到彼查看。亦只遠望而已。嗅之惟硫黃氣。至今如此。亦無有識之者。又八百里至愛肇。木城。四周皆山。城臨烏龍江。有將軍鎮守。與老搶連界。近索龍。出人參貂皮。此處貂皮毛粗。不及黑斤矣。孤兒卻至愛肇一帶。俱極寒冷。六月收成。七月卽霜雪。又非甯古烏喇可比也。此皆烏喇諸友所述者。